

# 大地 梦想之光

□北野

王尚海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棵树一片海,一片巨大的波涛他的身后,是无数的人男男女女,年轻的身影苍老的身影,他们在风雪中翻过一座山岗,他们在春风中喊出一群逝者的名字许多树林和它的阴影就在悬崖下聚成一团白云聚成柳兰、桦树、榆树、柞树和落叶松

白桦林是谦逊的,银杏树也是谦逊的,它们的沉思,有粮食的味道但它们从不抽身离开,它们的故事,是变形为黄金三年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它们重新出现的时候万物已经被洗礼

现在,它又开始重新生出了新叶翻滚的灿烂的叶片肆意奔跑,我在内心藏着它们想要一个个命名,但我幻觉丛生,大地从不肯放过的绿色,即使我捕捉到它们又有谁会变成我的替身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呵它要由多少重生的人群才能组成

大峡谷安静如颜料的波瀾它倒出的色彩是动态的昨夜风一吹,今天头顶已无鸟雀它的腹中露出了猩红牛羊可以借助风声在其中生活它们的身影,在枫树的火焰里晃动。兀鹰缩短了天际几粒雪出尖顶的悬崖让它觉得自己仿佛是大神在云游

岩羊攀上云中,它爱着无人的世界也爱着升上天空的草地和森林只有愚钝的游客才来自人间他们顺着裂缝往下看,我的天啊,俗世与神仙的前程,原来是如此不同

顽石和野果都闪闪发亮它们的岁月多么缓慢超过了我们的余生它们听着涛声长大,吃下星辰再变成星辰,即使它们一成不变也不会舍弃这个世界的安宁

霓虹在弯曲。白桦和落叶松知道它的节奏,湖泊接过的云影是许多古老的事物包括跳出山岗的黄羊牡鹿包括一头撞进天空的猛虎包括我自己,越来越喜悦的旅途心里不断涌出的欢欣

牧人把一个人的谣曲练习了无数遍

突然在断崖前变成了鹰隼仿佛它遇到的新生活正在遭受爱情和人生的磨砺,树上的小野兽,都在搬运果实微风中仓皇颤抖幸福的世界有一半,就要被转入树顶了,像我的人生峰颠,谁将追上并赞美它的结局

崖顶上遥望的人,已经不再担心有多少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是望火楼里的小夫妻他们看见的火焰和雷电已经熄灭在黑夜的巢穴里那些漫山遍野的牛羊、麋鹿、思想的马匹脊背闪着光,恍惚白云恍惚乌云,它们因为幸福而迟缓,既被时光放开也被时光收紧

天空中的村庄貌似强大,住在其中的众神,都带着闪电的尾巴而欢跃矫健的百灵,它们代表着所有鸟雀,正在像老子和庄子一样飞行,它们的速度是一块燃烧的石头除了迅速上升,也突然返回地面把坠落的天使接住

牧人的歌声是真实的他的唱词里,藏着神秘的人群和云影,也藏着狐狸的不安和欣喜,草原人家都隐匿在草莽中,他们的袍袖里住满了星辰和鱼的身影,通往河边的小路弯弯曲曲,像拴紧天鹅的咒语,不用抬头我也能看见它们的面容

我用石头和土坯造出的地窖子住满了多少忠贞的人我用炊烟和火焰造出的云朵托住了多少闪电和雷鸣,还有那些森林,它们出现在世界上,像被幸福的油漆匠粉刷一新的弟兄,造林人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身影,他们和她们青春的面容,山南海北的口音,就成了我家乡的第一批创业者

燕山深处,流水如镜,百花盛开,每一个诞生的婴儿都可以叫共工和蚩尤,也可以叫黄帝,他们仿佛也在挥舞开山的斧头,擅长女红的母亲,日夜奔走在螺祖转世路上,她们种花种草、生儿育女,她们缝缝补补,在半地下的草寮里,露出了母亲温暖的眼神

燕山顺着它的秩序,一会变暖,一会变冷,只有幸福的人群,是不变的

他们为梦想所鼓舞,忍受着寒冬的风声,而此时每一座悬崖,都被神灵所嫉妒,直到它成为一个高高擎起的红日,才获得了所有母亲的敬畏,一群洁白的女人,围绕着它,傲慢的肚腹鼓满了春风,此时我造出的溪水,正滔滔不绝,它日夜冲刷着一座山峰,冲刷着它,永远也不停歇的忠贞和头顶,这是我的燕山,它向阳的一面,悬挂着整整三代造林人的命运

崖头上是有路的,向上的路,走过几个造林人,云中的树,在异乡开花了,它们馨香、湿润,有寂静的气质和高处的光亮

我认识其中的几个人,他们老态龙钟,曾经生活在树林里,身后背着明亮的铁锹,一生都无法在石头里脱身,现在,他们像白鹤一样飞翔,有时也长出虎鹿的斑纹,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过于相信了一片高原的玄秘,才敢丢掉普通人的肉身,渐渐学会了在其中脱胎换骨

白云飘向天边的时候,造林人的身影也已无影无踪,高高的崖头之上,我欢唱的鹊雀和流云啊,正汇成白色的漩涡,它们提着我,向燕山的峰顶上飞,向塞罕坝高原的心中飞

如果这座山没有人带领,我就会迷失,在它空空的肚子里,我守着一块托起森林的高地,忐忑不安,心里像装着一群小动物,沙尘暴,秘密地活着,每一条道路上,都有被冰雪冻僵的人

谚语像往事一样出现,等在那里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面孔,寒流中的未来,会把他们吹成另一个国度的居民,他们憨厚、朴实、沉默寡言,但却酒量惊人,常常边喝边唱,像熟知雪花融化之道的人,常常为自己流下泪水,躲在暗中学习森林法则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抱负

在我面前一直忙碌的母亲,白天一言不发,夜里是絮絮叨叨的游魂,她告诉我的真理,把我逼进了荒漠时代的生活里,所以,离开了母亲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们和她们,从此,才有了一颗义无反顾的心

海水一直向山谷里倾泻,森林一直向远方延伸,它滔滔不绝,发出时光的声音,但我知道,它宽恕了山顶上那些沉浸在舞蹈里的人,它也宽恕了那些不断涌出的湖泊和轻浮的笑声,几十年之后,他们才敢跟上来,他们只能看看风景,成为游人,而造林人和黄帝使用的斧子,同样都可以不朽,它们挂在云中,像闪亮的钟磬

连着我们欢跃的耳膜,输送着我们心里流水的道路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一群学生突然变成了梦想的赤子,他们的爱,只能是高原,大雪,炒面,雾凇,白毛风,和一封永远也无法到达的长信,白桦、柞树、紫榆,坚强的水曲柳,它们仍然有想念的前世,而松涛代表了什么?它向暗中吹,一阵阵转过身来的人,都有单薄和瘦弱的面孔

我在水底用硬木修改着胡琴,我在天空用桃木磨着剑柄,我在阴坡用柞木挖出泉水,我在阳坡用枫树点起火苗,当我快成为时间的匠人之时,我根本无法把自己放进一个寓言里,而造林人吃掉的冰雪,却能止住整个山峰的抖动,燕山南坡飞起的一只燕子,恰好遇见燕山北坡的一朵白云,而我相信的未来,正陷入一代人理想的激情

在明晃晃的大街上,谁还携带着我们山野的腥味,谁的体内,滦河在流逝,谁的心中,塞罕坝的名字,一直在冉冉升起,而我们从未探究过的黑夜里,最后出现的,总是一群变幻的脸,或失语的嘴唇

塞罕坝,北中国巨大的肺叶,它欢快地跃动在我的身体里,它的所有筋脉,都是碧绿的,即使有雪山偶尔凸起,即使有流水偶尔挖出深渊,有万顷碧波一直向四方飞奔,我也仍然沉浸在它梦幻一般的回响,塞罕坝,高高地站在,我身后的永不弯曲的父亲,这片大地所奉献的,除了绿色,还有辽阔的襟怀、爱、精神火焰,和永远也不会衰退的,追逐梦想的民族气节和毅力

## 塞罕坝 新一代

□冯小军

塞罕坝,是一片绿色大森林。人们赞誉她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与林的海洋。

塞罕坝是一个传奇。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这里的人们便以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的英雄气魄,把 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 的荒原,建设成了一个京津冀挡风源、阻沙源、保水源的绿色宝库。

塞罕坝同样是一座熔炉。一代一代的塞罕坝人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用自己的血汗凝聚成了以忠于使命、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绿色发展为核心的 塞罕坝精神,培养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人们曾为王尚海、李兴源等老一代创业者而自豪,同时,也为新一代的塞罕坝人骄傲。最初的蓝图已经绘就,新一代的塞罕坝人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怎么做才会不辱使命,干出怎样的业绩才无愧时代。为此,所有的塞罕坝人从不曾懈怠,也从未停止过谋划和拼搏。

当然,探索是多角度的。实践,又是全方位的。

阴河林场特训队的小伙子们,在平凡的工作中自我加压,把技能训练作为主题实践活动。每年,林场顾问组都要设置比赛项目,让年轻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

或许有人会想,塞罕坝是国家森林公园,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该有多好。可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塞罕坝旅游季节是怡人和美好的,可又有谁知道,它寒冷的时候,能够冻掉人的下巴。

2016年,顾问组确定的比赛项目是活立木检尺作业。这天,特训队的队员们正在亮兵台营林区丈量树木蓄积量,没想到,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下雨本可以准备雨具,但是,高海拔的山地就是有雨具也难以应付。山里的雨说来就来,特殊的天气让小伙子们冻得直哆嗦,本就患着感冒的队员李庆伟实在支持不住了。人们摸他的额头,发现他发烧了。比赛正在进行,缺了队员就是损失了有生力量。怎么办?为了不给自己的小组拖后腿,李庆伟选择了轻伤不下火线,硬是坚持着,继续配合队员工作。

或许有人会说,竞赛不比又怎么能怎样呢?或许,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塞罕坝人断不会选择轻易放弃。

五十多年了,这里的人们从来都是有困难就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打退堂鼓或畏缩不前的孬种。为了忠于自己的选择,不知道他们失去了多少亲情友情。自然,他们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种不怕困难、勇于较劲的品格,一种虽吃苦吃亏却不计得失的快乐。

我听说这个故事,来自千层板分场,一个叫于士涛的年轻干部,夜间从分场回家,当他敲开家门的时候,妻子抱着刚学走路的孩子,正站在门口迎接他。

进门后的于士涛,面对妻子怀里的孩子惊讶地说:“难得我儿子这么晚了还没睡。来,我抱抱。”

接下来的场面却很尴尬。当于士涛上前一步张开双臂准备抱儿子的时,小家伙伙儿竟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一只手牢牢地搂着妈妈的脖子,一只手往外推着爸爸哭起来。

据说,那是河北电视台记者采访于士涛时发生的事,令记者始料未及,也让于士涛难为情了。小于的妻子说:“每天孩子还没醒就出门,晚上他睡了,你才回来,孩子能不陌生吗?”

这就是和平年代发生的真实故事。正是孩子拒绝父亲拥抱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的眼神,让人深感震撼。一个屋檐下的父子,却时常不能见面,这情景有些让人不可理解,却真实地发生在塞罕坝林场不少年轻人的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分场工作,距离总场的家几十里。按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回家用不了多长时间。可问题是这几十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羁绊,比如,火险、虫情、进山创药材等等,都要小心处理。普通的工作常常让他们很难像城里人那样,按时准点儿地上下班,使早出晚归成为一种常态。

同样让人佩服的,还有被人称为“啄木鸟儿”的周建波。他放弃了省会优越的生活,来到塞罕坝,完全是为了干自己喜欢专业的专业。小周研究生学的是森林保护专业,他要发挥专长就来塞罕坝了。从此,他的背包里装上观测仪器和干粮,身影便多半留在了大山里。

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外人看来或许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对于林业工作者来说却不是这样。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营造出来的森林患了虫害染了病害,艰辛的劳动就会付诸东流,这事比天都大。

2012年春天,大唤起分场遭到了皮象虫害,单位安排周建波去处理。询问护林员,回答说以前没遇见过。周建波二话不说,马上和分场的同行,来到虫情最严重天桥梁顶的森林观察实验。选用了1500亩皆伐迹地,使用多种农药组合对比,加之地膜覆盖和液体覆膜等方法开展实验,三个多月时间起早贪黑,终于研制成功了防治技术,控制了皮象的危害。

有选择就有代价。森林安然无恙,周建波的皮肤却被高原强烈的阳光晒得脱了皮,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觉得,虫害没有蔓延,林子保住了,所有的付出太值得了。

## 林海老屋

□张秀超

一幅取自坝上的摄影作品获了奖,这片子的背景是苍苍的松林,林子围拥着一片空地,在那荒芜的草地上,立着一垛墙。那是一座房屋的山花墙,与这墙相对着的不远处,却是坍塌了大半的一截残墙。残墙立在那里,仿佛一位猫着腰想要站起来,却又无力站起的老人,就那么歪斜地立着。

望着这种场面,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周身的血液连同飘忽的思绪,一切似乎都凝住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坝上大面积造林。那个时候,这广袤的原野,大多数地方都是赤裸裸的,荒草遍野,黄沙肆虐,靠人工整地造林,一片片、一坡坡地推进。那个时候,为了治理荒原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在距离厂部或者营林区不太远的地方,盖上几间简易的房屋。这房屋也成为当年整地、刨树坑、栽松苗的人居住的地方,这叫“点”,比如,沙梁子作业点、桦木沟作业点。这点的标志,就是三间、四间或五间大小不等的简易房屋。后来,就干脆不再称某某作业点,就叫“沙梁子三间房”或是“五棵桦四间房”。高原上,孤零零的几间房屋,没有院墙,也没有门锁,它向着荒原上所有疲惫的身影敞开着。这简易的房里,刨树坑的人,在这里起伙做饭,栽树苗的人,在这里栖息安眠。

栽植的小树长大,到结果打籽的时候,这简易的房屋,又成了收购果实的地方。在这里收购树种,然后,再孕育成树苗,撒向更远的荒野。这简易的房屋,成为多少跑山迷路者的天堂,也是放牧牛马的人,遮风挡雨的港湾。

几十年过去,这塞外的大漠荒滩,变为具有百万亩松林的绿色海洋,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成为天南海北数以万计的人,游览观光的胜地,人们称之为“奇迹”。

那些曾屹立在荒漠旷野的房屋,早已被林海淹没了,甚至都找不到断瓦残墙。当年,分布在荒山野岭间的房屋,是荒原开拓者的驿站。

那房屋是摇篮,是温床。如今,塞罕坝上百万亩林海,恰从那荒原房屋的四周,孕育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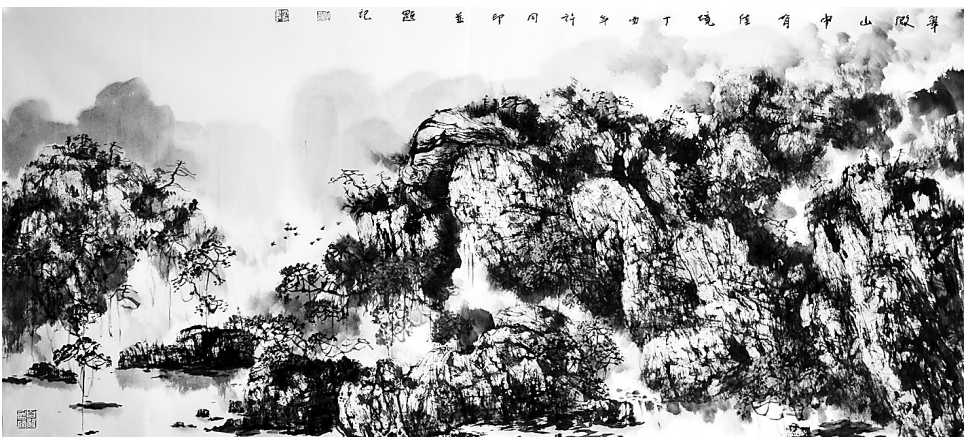
我就曾无数次,梦见过塞罕坝上的几间老房。我不知道那些房屋的名字,甚至它们在哪个方位都不知道。上小学时,学校勤工俭学,学生们去坝上栽树。我们被一辆蓝色的大卡车,拉着走了整整一天。在早春的一个黄昏,进了一座大山。七拐八折,在一处有树木,也有大片荒原的地方停下来。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了几里路,在一片倒卧着许多枯朽老树的地方,走进了一处房屋。那是四间矗立在野地的残破老屋,土墙,房顶是苦的白草,每间房屋里都是南北对着的两铺长条大炕,一个炕可容纳十几个人睡觉。

那间房屋就成了大伙儿的家。屋子像一位苍老、慈善的妇人,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天。每天,提着一个装满松树苗的绿色的小桶,手里拿一个小小的尖尖的铁铲,到距离房屋七八里或者几十里的山上去栽树。黄昏的时候,又像寻找母亲一样,朝那间有大炕的土屋回归。走近它,就有

了温暖,就有了可充饥的食物。尽管要自己到树林里去拖枯朽的木头,烧那铺大炕,要到离那屋子一里多远的地方,去砸开被薄冰包裹着的水泉抬水,人们还是觉得那黑乎乎的房屋很温暖可爱。后来,突然落了大雪,我们被困在山上,不能上山栽树了,一天到晚蜷缩在那宽大的土炕上。离开那房屋的时候,犹如与亲人分别一样依依不舍。

看到那幅获奖的摄影作品,思绪回到了过去,那些房屋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不知道,那位摄影师怎样在浩瀚林海的汪洋中,寻找到那断墙残壁,他在镜头对准那古老老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是什么,从镜头里看到的是什么?在如山如海的图片中,是哪些高明的摄影评委,为这片子加冕戴冠,他们从那画面中,又看到了些什么?

如今,那幅复制的获奖图片挂在我的案头。从那里,我时时与一个曾经的梦境相遇相逢,它让我想到那苍凉的原野,看到那葱郁的山林。我想到了一句诗:“天空中,没有了鸟的影子,但它的确飞过”,这就足够了。



翠微山中(国画) 许同印/作

## 走马塞罕坝

□石英杰

并不是风成就了风车,是因为勇敢的风车站了出来,才让风变得有用,没有挥霍掉他们激荡的一生,山岗上的风车是沉默的隐者,它们的孤独太奢侈,为了证明渺小,居然动用了辽阔无边的林海和草原

塞罕坝机械林场,有一种精神,三代人整整写了五十五年,在风沙里写,在荒漠上写,在石头岭上写,用云杉写,用白桦写,用落叶松写,用樟子松写,写着写着把青春写成了青松,写着写着把异乡写成了故乡,他们把独木写成了林,把林写成了海,把海写成了汪洋

在这里,我正变成风,变成前世隐身的马匹,踩着草尖,一路小跑,我鬃毛飘动,奔驰,飞翔,光在见证,草原正举起十万万个我,成为马群中最壮美的踢踏,成为狂飙中最激昂的乐章,哦,你看,你看我和我们,正吹动天边的林海,吹动比林海更辽阔更深邃的时空